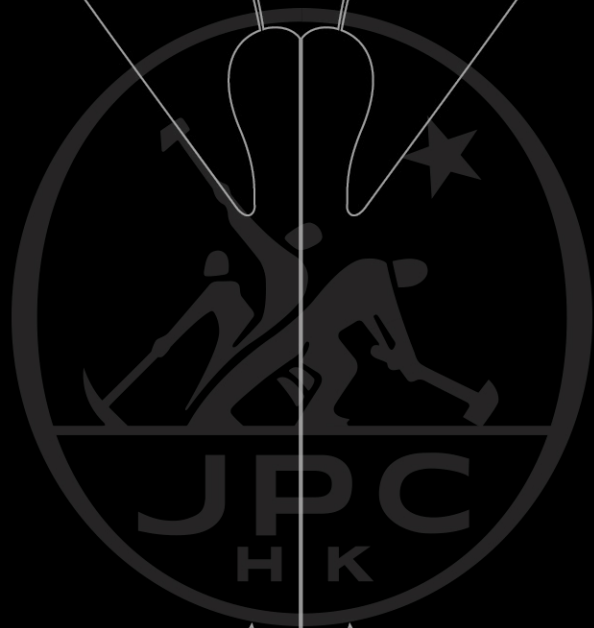


章貳



女篇：靈隱

—

若不是因為段河，連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靈隱寺。

說起香港的寶刹，大約有幾座。大嶼山的寶蓮禪寺，建在光緒年間，因日後天壇大佛和回歸寶鼎的供奉，成了遐邇聞名的觀光景點。另一座是新建的，寺齡不足十年。慈山寺地處大埔洞梓，背依八仙嶺。是香港的首富李先生出資興建。大雄寶殿依的唐制，不算很巍峨，但有座如意輪觀音聖像，七十六米高，坐北朝南，越海與大嶼山的天壇大佛遙遙相對。入內參觀要預約，便有清修之意。

至於在市區中心，鬧中取靜的，則是志蓮淨苑。毗鄰鑽石山荷李活廣場。曲橋流水，於其間，宛若置身一座江南園林。抬頭四望，皆是大廈摩天，人才頓醒不過般若幻象。據說當年重建，得梅姓女星秘密捐贈。女星身後，設其長生靈位，存放骨殖。故中庭左邊的蓮池，命為「梅池」。

剛到香港時，段河將這些寺院，一一都走過。做佛像的人，要多看。看的不是佛像的形制，而是形神。看大雄寶殿，阿彌喇哆、大勢至菩薩，一直看到山門韋陀。看得多了，心裏



便有數。

若不是因為段河，連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靈隱寺。

那天段河到北角這間佛堂，是聽聞這裏存有晚清某大師仿製的北魏佛陀造像。待他輾轉找到了，看到佛像，未及細端詳，已發現許多破綻，於是嘆了一口氣。

正待離開，看到佛龕處，有一個女人，正合手跪拜。看背影很年輕的。佛堂裏昏暗，但淺淺有一束光，在她身上。靛藍的裙裝上，便如裁開一道明藍。光不知從哪裏來，竟有些跳躍，牽制了他的目光。

這時，忽然響起了孩子的哭聲。他望過去，孩子五六歲的模樣，長得高壯。本不是這樣哭鬧的年紀了。那女人站起身來，並不急迫。只是從容地走到孩子跟前，摸摸孩子的頭，說，仔，乖喇。阿媽買魚蛋畀你食。

段河見這孩子眼距很寬，光也散著，立即便不哭了。他只是信手拍著巴掌，動作很機械。段河也便看見了女人的臉，不著粉黛。口罩上方，是清麗的一雙眼。這眼睛不是時下的香港女人常有的。眉目舒展，不見瞋喜。

女人收拾停當，牽起孩子的手，經過了段河。段河聞到了一種好聞的香氣，似有若無，似曾相識。

段河再去這間佛堂，是一個月後。自然是高人點撥，說在

佛堂看到的佛像，其實是贗品。其為藏家在一九四〇年代請台灣的雕塑師傅所作，用以躲避戰時紛亂。但這前輩卻是個熱心人，說是聯繫了佛堂主理，讓他去，到時點傳師會接待他看那晚清的。他便想，原本就是個仿品，便又做了個贗品。便是個玄上加虛，何苦來。他雖這樣想，人卻還是去了。

可他這天進到了佛堂，卻發現人頭湧湧，盛況遠非前次。門口的人叫他掃「安心出行」。看他猶豫，以為是介意疫情後的安全，便說，你看，如今政府限聚十個。我們都是八個一組，按照社交距離來的。

他恍惚中點點頭，走進去，聽得梵音陣陣。茫然間，走來一個男人，問他名字。原來便是點傳師。點傳師有些抱歉道，和你約定時間，卻不記得今日是佛堂大日子，觀音誕。請他稍等等，待這儀式過去。他便在一只蒲團上坐下來。一位僧人領頌經文。煙火繚繞間，看頭頂懸著「巍巍堂堂」和「慈航普渡」的牌匾。他耐著心聽完了。僧人雙手合十，低頭道，繞佛。只見全場男女老少站起身來，圍著觀音像繞場，臉色端莊肅穆。他便也跟著繞，這時忽然看到一雙眼睛，有些熟悉，稍縱即逝。

待整個儀式落定，點傳師便著眾人離開。有些年紀大的，多少有些留連。一個師奶模樣的人抱怨道，捐咗咁多香火，疫情搞到齋都冇得食。

點傳師說，賢姨，唔好噉講。捐香火都唔係為食齋，菩薩聽到唔安樂喔。

他這樣講，這賢姨好像便有些心驚，忙對著觀音像，連說「阿彌陀佛」。

待看到這尊佛像，段河不禁屏息。他知道自己為美所擊打。佛像不大，木製而成。這讓他有些驚異，也便知道為什麼佛堂以贗品示人。木太脆弱，而精美細節更彰顯了它的脆弱。但它的形制又是雄健而莊嚴的。舟形背光上是熊熊火焰，右袒的僧祇支衣紋、底座唐草紋，也是火焰狀，與背光相應。佛的面容，也非通常團和雍容的形貌，而是有些剛勁英武的長臉。而佛光背後，另有乾坤，雕刻著完整的鹿野苑首次說法的場景，一鱗一焰，連比丘的面容都栩栩而生。

出於本能，他毫不猶豫地掏出畫本，開始臨摹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直至他發現佛面容上的光影，有了顯著的移動。這時，他又聞到了一些氣息，若隱若現。他回過頭。看到一雙眼睛，正看著他的畫本。

因為他回過頭，那眼神的專注，惶了一下。他聽到了一把柔和的聲音：畫得真好。

他看見女人背轉身去，開啟了手中的吸塵器。吸塵器發出嗡嗡的聲響，聲音不大。但女人向他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還是將吸塵器關上，走遠了。

段河對點傳師說，他想要用玻璃鋼仿製佛像。這樣美的佛

像，即使需要示眾的現代版本，也應該是更好的。

點傳師說，好是好。但慚愧，小堂除了日常支出，其他方面真是有限。

段河說，我不收費。只要你讓我臨摹。我先做倒模，免費送給佛堂一尊。

點傳師說，要跟主理人商量。很快回了話，說，佛像不外借，他要臨摹是可以的，就要勞煩自己來佛堂了。

段河總是黃昏來佛堂，因為這時的光線好。臨佛像，他一向喜歡用自然光。

燈光是死的，自然光是活的。不同角度，不同時間，光不同，臨出的佛，氣韻便不同。

來了幾次，他發現三不五時，除了點傳師，那女人都在。多半做灑掃的工作，有時在一張貢台改的寫字桌前，寫寫算算。

有一天，原本陽光晴好，到了下午，下起了小雨。段河看見佛面容上，陰影一掃。聽到「吱呀」一聲，他猛然回過頭，大聲道，唔好！

女人正在關窗的手，停住了，彷彿受了驚嚇。但很快，就將窗子重新打開了。

段河抱歉道，唔好意思。光線變咗……

女人擺擺手，說，唔使……

大約為讓他心安，臨了又補上一句，我在大學裏也學過點

畫，我明。

他一直以為，這女人是佛堂的一個幫工，因為她過於樸素的形容。加之勤勉而寡言，唯一喚起她存在感的，只是那一種氣息。聽到她讀過大學，他心裏不禁好奇，不過他將這好奇心壓抑了下去。

又一日，佛堂裏的冷氣，忽然停了。未幾，看見女人扛了一把梯子，穩穩擱在冷氣底下，人就要上去。段河站起來，問她要不要幫手。她又擺一擺手，說，沒事，老毛病。

她俐落地上去，揭開蓋子，將濾網抽出來擦一擦，再裝進去。只聽啞的一聲，冷氣竟然就啟動，恢復了正常。女人將梯子折疊起來，看他一眼，說，做義工，係嘍嘍，乜都要識。

有天他跟點傳師閒聊，終於問起。點傳師說，你說阿睿？人家是正經執牌的牙醫哦，名校畢業的。

段河問，我看她總在佛堂裏，唔使返工？

點傳師看他一眼道，那要問她自己喇。

月尾的時候，段河畫了最後一張圖。那天的餘暉長些，再加之最後一天，多少有些惜別之意，就留得晚了。臨走，才發現叫阿睿的義工，正在等他鎖門。

他連忙收拾了東西。見女人小心地將佛像放在錦盒裏，走進內室。那裏是個保險箱。他道一聲別，就往外走。這時，女人叫住他。說，我們主理說了，要請你吃一頓飯。他人在美

國，讓我幫他招待。

段河說，不用客氣，太麻煩。

女人說，不麻煩，我也要吃飯的。

兩個人就出來，穿過南園街，往電器道上走。

電器道上原有許多食肆，蕭條過。如今政府疫情政策放寬，有些復甦的氣象。

但女人目不斜視，直往前走。走到「華記」牛腩粉，忽然轉進一條小巷。走到深處，停住了。

段河跟著她，這時也停下，看見面前一扇鐵閘門，上面貼了張紙。紙上寫著：東主搬遷，急讓。

再向上看，門楣上是模糊發灰的招牌，「南粵美齋」。

女人說，這間門臉小，齋做得很好。以往法會後，佛堂的人都在這裏吃。好久沒來，看來也執笠了。

段河看出她的失望，想想說，我不一定吃齋的。

女人有點驚訝地看他，但繼而在眼睛裏露出笑意，說，那我們去另一間。

另一間其實也不遠，但在更深的巷子裏。門口懸了一個燈籠，用周正的楷書題了店名，「夏宮」。

段河走進去，看見店裏其實空間很小。大概只有四張桌子，都還沒上客，已經顯得有點局促。

他們坐下來，女人拿著菜單，問他，你笑什麼。

段河說，這個店名，有點托大。香港的店舖，似乎都有野心。我記得剛來時，在南華大學進修課程。學校附近有一家「貝多芬琴行」，隔壁就是「劉海粟畫院」。可進去，都是巴掌大，轉個身都難。

女人楞楞說，水街。

段河也楞一下。她說，這兩間舖頭，都在水街。南華是我的母校。

兩個人都沒有聲音。段河忽然說，難怪說，你讀的名校。

女人看他，輕輕問，誰說的呢。

便又是一段沉默。這時店老闆過來，開口道，我這間舖，不算托大。我姓宮，夏天生的，所以叫「夏宮」。

這老闆滿口大鬍子，是個孔武的樣子。廣東話流利，卻有濃重的江南口音，是很軟糯的。兩人聽了，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。

女人點了菜，環顧四周，說，這店我中學時就開了。那時就是四張檯，現在還是。讀書時覺得店面挺大，現在是小了。

菜上來，頭一個是四喜烤麩。女人將口罩摘下來，說，這勉強算是一個齋。

段河也摘了口罩。原本算是已說了些話，有了熟人的樣子。但摘下口罩，似乎彼此又對著新的陌生人。段河看女人，原來生了很圓潤的下巴，是南粵人不常見的鵝蛋臉。鼻樑挺

秀，和兩邊的顴骨，都印著淺淺的口罩印子，是戴久了的緣故。這時候，他聽見女人說，原來你這麼年輕。

他說，我造佛像好多年了。

女人笑笑，聽出了他忽起的勝負心，說，我是說，看你畫得好，不像這年紀的人。

段河夾起一塊烤麩，嚼了幾下，說，以往我們家門口，也有一個上海館子。他們家的烤麩，比核桃還硬。

女人說，我聽聞，以為造佛像的人，都茹素。

他搖搖頭，說，我葷素不忌。

女人說，不持齋。你造這麼多佛像，自己讀不讀經？

他說，我不讀經。

女人抬起頭，是不解，問，為什麼。

段河說，我把佛當成人來造。

女人說，佛要是都像人，人還要跟佛求什麼。

段河說，佛像人，人才能看到自己，拔掉自己的念。好比你做牙醫，替人拔牙。人知道自己牙痛，卻拔不掉，只好求你。你拔了牙，就渡了他們。

女人看著他，問，你知道我是牙醫？

段河不再說話，低下頭吃醃篤鮮。許久，他抬起頭，說，我以為牙醫會好忙。

女人還是看他，忽然朗聲大笑，說，原來是看不得牙醫得閒。

她說，我這個牙醫，偏偏得閒得很。原本疫情就生意淡，來的客又有人確診，一半關了張；另一半零打碎敲，除幾個熟客定期護理，還有做「隱適美」換牙套。倒像個江湖遊醫，時間不如捐給了佛堂自在。

段河想，原本她可以說這樣多的話。這一個月，和她說的話，也並沒有一句半句。原來不是因為靜，是不想和人說話。

他問，你的診所在哪裏？

女人問他，你要來幫襯？

說罷拿出一張卡片給他，大大方方說，我給你打八折。

段河看上頭的名字，連思睿。再看地址，在荃灣，和北角遙遙地幾乎是一道縱跨港九的對角線。他就嘆道，這麼遠啊。

女人將乾燒小黃魚拆開，剔出刺來，說，舖租便宜。

他望她，說，你也不食齋？

女人將魚肉放進嘴裏，魚皮炸得酥脆，「啣吧」一聲響，說，我幾時說過我食齋？

她看他一眼，問，你年紀輕輕，造什麼佛像？

段河想想說，除了佛像，我什麼都做不好。

女人問，你在哪裏做？

段河說，靈隱寺。

一

若不是因為段河，連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靈隱寺。

在巴士上晃晃當當，終歸是好奇，便掏出手機來 Google。還真的有，在大澳的一處村落。她想起中學時候，班上男生說大澳有個少林寺，是當笑話來說，當作嵩山少林的山寨版。他原以為段河也是說笑，看他鄭重樣子，又不像。沒想到，還真的有。

原來這座寺廟也將近百年。一九二八年，有個法號叫臻微的法師在羌山山麓建寺。鳩工將成，突然圓寂。便徵得靈溪法師來任住持。這靈溪是在鼎湖山慶雲寺出家的，生在光緒十四年，俗姓凌，是廣東合浦人。他師父是鼎湖山壽安和尚。臻微大師臨終前，將重任委託於他，靈溪法師力肩修託，致力晨禪，普利眾生，四眾皈依者達六七百人之盛。寺院廣作佛事，隨時其傳戒，而寺內事無大小，靈溪法師均身先勞役；年屆古稀時，躬猶健碩，終於靈隱寺建成。靈溪法師於一九六〇年秋天無疾示寂。據說從寺門通向山麓處原有一泓溪水，經年長流。但大師圓寂那日，溪水忽然停流，盤桓不去。僧眾大為罕異，就當溪水之畔建起一座「至止亭」。亦叫「靈公紀念亭」，